

Lt:Win

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25期 泰国篇

组稿人：杨玲

修理工憨憨

梵琳

“换好了，请在这里签个字吧！”

我飞快地签完字说了声：“谢谢！慢走。”

一会儿传来了滴答的声音。我顺着声音走进洗手间，地上已是一片湿。水珠正从充电器的喷头处滚下来。哇，漏的比原来还厉害。

我迅速地冲到楼下修理工室，敲开房说：“又漏水了。”

小修理工跟着上来，拿着扳子拧来拧去，一会儿关上阀门，一会儿又开开，喷头处的水依然滴落着。我看到他的表情很无奈，就说：“是不是喷头处做得不合格，收不住水。”这句话好像提醒了他。

“对对，你应该去换换。”他连忙回应着。

我拿上发票飞快地跑到超市，一会儿就换回来一个新的。他轻松地换上了，说：“这回不漏了。”

“真的啊！”说着我走到近前，喷头处真的不漏了，可是喷头和管子交接处正在往外冒水。

于是说：“这里又漏水了。”他看了一眼憨憨地说：“怎么这里又漏水了？”我站在一旁偷偷地笑了。

他又开始拧来拧去，鼓捣了大概二十多分钟。对我说：“如果把阀门关上就不漏水了。”我听了以后又是气又是笑地说道：“一定的啊！”

他冲着我憨憨一笑。

遗嘱

洗尘

薛教授一个月前送走了老伴儿，住进了这家高档养老院。

薛教授这辈子最大不幸是中年丧子。52岁那年，26岁的儿子正准备婚礼，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。这是夫妇俩的独子，其精神打击之重可想而知。九十岁成了鳏夫，身边再无任何亲人，他只好住进了养老院。

从入住养老院的第一周起，每到周六，他就穿戴整齐，坐在养老院的接待室。每次，护士劝他回房间吃饭，他都拒绝，说他儿子要来接他出去聚餐。护士告诉他，儿子来电话了，不能来了，这才回到房间。

院方确认薛教授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为了能让老人心灵得到慰藉，决定招一名志愿者每周扮演他儿子，带他到外边吃一次饭，并陪老人聊天。年轻的护工小刘担起了这一责任。每周六上午就来接老人出去吃饭。

这一陪就是三年，薛教授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。丧事办完后，一位律师找到小刘。律师向他宣读了薛教授的遗嘱和一份财产公证书。遗嘱说，他的200万存款和价值600万的房产将由陪伴他三年的“儿子”继承。

小刘不知所措……

守护

魏德玛

隆成在医院的停车场卖柚子已有二十年。一辆老旧的手推车，一对相依相伴的老夫妻，给停车场添加一幕温馨的画面。

隆成的柚子是自家种的，又大又甜价格便宜，深受欢迎。

自从隆成罹患肠癌后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无法去摆卖柚子，甚至没有力气采摘。

看着树上的快熟透的几个柚子，巴成整天抹泪着急。隆成则在树下呆坐了整整三天。

第四天，园门大开，门口立了个牌：“免费自摘”。

时有进园摘果的，有带来青菜或生活用品的，也有把钱塞给老人。

有人问为何不卖掉果园，有了钱就能去治病也买新房。

“不，一定要守护这个家这个园，儿子会回来的。”他们的独子小时候走丢了。老人找了大半辈子依然不放弃。

消息在网上传开，慕名前来的人更多了，柚子很快摘光，收到的钱比去年卖柚子的还多，好心人多呀！有钱做手术了！

那天有个跟隆成长得很像的中年男人搂着两位老人叫爸妈，他说他的梦里一直有个这样的柚子园。

三人的笑脸寄托着无尽的希望与感恩！

佛缘

阡陌

旅游巴穿行峻岭中，转眼古刹已到，导游讲解入庙礼节并叮咛莫干预他人信仰。团友各自绕庙参神。

“请至旁殿，大师为众生祈福、指点迷津。”团友一窝蜂进殿。

“九炷香绕九重天，得享庇佑！”大师袈裟披身手持佛珠语着，之后圣水一洒示意游客点香。

“来自台湾？请上九炷香吧。”我似佛光照顶，喜极对导游说，“师父要我上九炷香。”

导游表情一脸欢喜“善哉啊！我天天带团，得佛缘的真不多！”我喜不自胜，掏钱买香，小弥勒指着高一尺圆径铜板大的香说“施主！师父要您点大香。”

这少说有几斤重，怎么拜？心想。“多少钱？”我好奇问。

“一炷三百，九炷二千七。”小弥勒见我犹豫，立刻说“可刷卡！”真是闻所未闻，参佛的诚和喜瞬间散去不少。

又一美国团友欢喜的往摊子冲。

“师父要我……”果不其然也被不随缘的大香给打退了，导游一脸无奈。

佛寺外，见菩提树下大弥勒佛，闲坐的山民起哄的说，摸肚子添好运。

好吧！手才伸出立刻有人说，往肚脐添点香油吧！给吧！

上车前，小弥勒为欲献哈达，团友一一婉拒，这无处不在的消费门道，真叫人长见识了。

诗仙

杨棹

我偶遇诗仙，很明显是个混血儿，就连眼睛都是黄绿的结合。

我马上向他抱怨，诗仙啊，现代人写的诗，很多都是垃圾，读不懂。比如有些美其名曰后现代，我看就是厚脸皮。

诗仙蔑视地说，你看不懂，就是诗歌的问题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有千万首诗诞生，就像有千万个人出生一样，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，他就应该去死对吗？

没想到诗仙是如此犀利，我本以为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。

那些晦涩的诗歌，存在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不甘心地问。

诗仙却说，走，带我去吃我家四川的菜吧。

不不，我拒绝，我不能吃那么油那么辣的。

你这辈子，只吃些寡淡无味的，诗仙笑笑轻声说，真可X！

最后一个字是“悲”还是“惜”我没听清楚，但我明白了诗仙的暗喻，就跟他去了川菜馆，刚吃一口，就辣得眼泪鼻涕齐流。

诗仙大快朵颐，还不停给我夹菜，我无法拒绝，强忍着继续吃下去。

那酸爽、刺激、麻辣、咸香，直到我的舌头肿胀如一块海绵。

诗仙喝了一口啤酒说，以后啊，不能吃别勉强，继续萝卜青菜就好。

道高一尺魔高一丈

治苹

刚出码头就有人拿着景点图片招揽生意，半天游三百，叫！便宜喔！

“不购物吧？”大伙问着。

“放心！放心！没生意，便宜算了！”

我们相视一下，上吧！人多不怕出什么花招！

第一站，观音庙，嗯！第二站四面佛，狗场……值啊！

参观一轮后，司机忽转过头“珠海边关，很多中药材……”一听，真脱不了购物抽佣，立刻说“别！别！”

“不细(是)啊！别紧张啦！”

“你们是外国护照细不细(是不是)？帮个忙而已。”

“名贵药材批发，外国人限买一斤，我老实说，香港药材店一斤赚一千收货。”

“拜托，把优惠让我贴点油钱吧！”也好，反正游览。

店员快手装着，司机谢个不停，谢我们把优惠都让了。

买一送一，优惠价只限海外人士，司机准备刷信用卡，我动摇了，总得买些吧！

“等等！我也买些！”其他友人一窝蜂，司机一脸无奈。

一日游完毕，把购物乐告诉了当地友人，真把人笑弯了腰，那大包小包的高贵药材不过是虚晃一招的次品。

同样的伎俩，怕吃亏的心理，总能让人乖乖就范。

莽中彩票

怡然

彩票刚开彩，公司里就炸开了锅——向同个小贩买了同个号码的杂役伦舜和厨娘巴妮都中了二等奖，每人将可各得二十万英镑的奖金！

巴妮兴高采烈买了甜品水果来奉拜土地公婆，伦舜却面色苍白、失魂落魄的像生了病。据工友们说，伦舜丢失了他中彩的那张彩票，尽管他每个角落都翻透了，还是找不到彩票。

伦舜孤家寡佬，每个月省吃省用的都要抽出三两千去买彩票，虽然他过去也曾中过数次彩票，但都是些奖金数目不多的尾奖，这次得到财神爷眷顾的中了大奖，可横财来了却拿不到，伤心痛惜之下大家都对他慰藉有加。

时间冲淡了忧伤，伦舜现在是更加满怀希望的买彩票了。

“噩运去了好运会接着来，我梦见神仙告诉我还会中大奖。”他说。

在大家都淡忘了伦舜中彩票的事时，却有工友来告诉我，伦舜好赌，他的彩票是在赌场里失去的：他在输光了现款的时候，把那张还未开彩的彩票押了上去……

事实如何，没人证实。

和棋

周末

“咚咚咚”，随后见到推门进来的甲盛，兄亮有点意外，却也掩饰不住兴奋。

“老哥，”甲盛环视着房间里堆满的水果和营养品花篮，“我来看你可是啥都没买啊，只带了那个……”说着，他从兜里掏出来一副中国象棋。

“来来来……”兄亮激动地招手。

医院的VIP病房里，两位老翁竟下起了象棋。

……炮五进四打兵，车九平五抓炮，车六进五保炮。

“下一步必是将五平六，铁门栓绝杀呀！看来这次要输你了！”兄亮皱了皱眉头。

“不，老哥，你车5退1，车换炮，我虽多你一车，但你士象全，明显是和棋啊！”

兄亮看了看甲盛，笑着点了点头，“是啊，和了，和了……”

“和了！老哥，早该和了！”甲盛紧紧地握住了兄亮的手。两位年迈的老朋友，老棋友，眼中都泛着泪花，多年来的误会，也在握手的瞬间烟消云散。

河流的声音

李福林

他的书桌上摆放一本赫曼·赫塞的《流浪者之歌》。书中的悉达多追求生命的意义，最终在沉溺荒废后的领悟中来到一条河畔，倾听河流的声音。“他当时到底听到了什么声音？”他想。

大学医学院录取榜前挤满了考生，汗流浹背的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他未来的职业有了保障，尽管忽略了文学的殿堂。

苍白的脸庞，天使似的洁白医衫。眼前是一个濒临消逝的惆怅，他束手无策，纠结生老病死的轮回环节。

他端起最后的一杯葡萄酒，紫罗兰的光泽稍嫌暗淡。在退休酒会的欢送声浪中，他辞别同僚，宴席散去，他微醺恍惚地踏上归途。

他静静地坐在河畔，蜿蜒的渭南河悠悠流淌。货船缓行，渡轮穿梭，落日的余晖仍然微般璀璨。然后，他依稀听到一种宁静中才能听到的声音。声响愈来愈清晰，半个世纪宛如昨日，曾经疑惑的问题：“他当时到底听到了什么声音？”

他确定就是这个声音。声音慢慢远去。他再倾听，梵声消失了，河波粼粼，孳孳不息。渭南河悠悠流淌。

明日，后日，他仍会回来倾听。一条河的启示，他终会听到河流永恒的呼唤。

偷鸡不成蚀把米

杨场

清晨，家住合艾的颂塞和叔叔到警署报案，说遇上女老千，损失财物近六万铢。

颂塞对警员述说，昨晚他在网上约了认识不久的女子娜娜，到酒店开房，对方很爽快答应了。晚上八点半，颂塞买了一瓶本地产的白兰地和一袋冰块，骑着新买的摩托车准时到达。

他先把酒瓶盖子打开，等着佳人上来。约十五分钟后娜娜到了，果然是个妙龄美女。她说在曼谷读大学，因疫情回家上网课，在家闷极了。

颂塞只劝她喝酒，娜娜推说不会喝只是抿抿。颂塞想把她灌醉，就有机会哄上床。他一边劝酒，一边自饮，饮了大半瓶后不支倒在床上睡去了。

娜娜叫了他三次没答应，就急忙从他的裤袋里找出车匙和钱包，但钱包只有三张信用卡，没有钱，娜娜赶快下楼取车，逃回家。

半夜后，颂塞酒醒，睁眼见到只有他一人，一摸裤袋空空也，桌子上的钱包张开大口，下楼见停车场的崭新摩托车不见了。

他叫了三轮车回家，拍门让母亲付车钱，父亲和叔叔也醒了，看到他狼狽样子，盘问他发生什么事？原来是遇上女老千了。

财来自有方

向阳

拜微信之便，我不仅联系上老同学，而且又和当初的心中女神茵茵重逢了。

如果不是同学告知她当上地方小官，从茵茵的衣着打扮，我还以为她嫁作富家少奶奶了呢。

某日，我好意提醒：今天下访贫民山区，你还敢腰缠爱马仕腰带啊？她的回答反而让我羞红了脸：不缠这腰带，我裤子会掉啊！你不要送我一条新的裤子？

女神话一出，我自当爽快答应，何况还是一句玩笑话？

一个月后，茵发来私聊：亲爱的！裤子已买，4800元，谢谢！还附上照片和发票。错愕间我只好乖乖转账给她。

隔天，微信群里又是一群人在热聊，其中阿钊最是兴奋，女儿的户口终于迁移成功，多亏茵茵同学的相助。同学们纷纷夸赞茵茵的热心，此时只见茵茵说：你们都不知道为这事我跑了多少路，名牌鞋都跑破了。

大家同声：阿钊，这鞋你得赔！

阿钊连声道：当然当然！

几天后，茵在群里发了一张鞋的发票：5120元

群里有人起哄：阿钊，班花示爱哦，5120我要爱你。

2是爱？是讹？我默默关掉微信，打开中华字典。